



| 润 | 德 | 堂 | 丛 | 书 | 六 | 种 |

新命理探原



[清]袁树珊◎著 郑同◎点校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封面题字：姚素华

封面绘图：雷鸣东 郭中强



在民国的命理学著作中，第一要属袁树珊先生所编著的《命理探原》一书。原书出版于1916年，一时洛阳纸贵。1952年，作者又重加整理，以《新命理探原》的书名，再版于香港。此书是为一般民众入门而作，由浅入深，分门别类，易学易懂，为初学者提供了明白的进阶途径。全书共分八卷，前五卷以本原、起例、强弱、神煞、宜忌、用神、化合冲刑、评断、六亲、妇幼、杂说等为纲领，而将古代命理典籍中的有关论述，一一择要收录其间。第六卷为先贤命论，第七卷为润德堂存稿，收录包括作者自己在内的三十多则命造，详加解说，以便初学。第八卷为星家十要、星家事实丛谈。八卷之外，尚有补遗事实丛谈。《命理探原》一书，极深研几，探赜索隐，是为近代第一本有价值的命理通论性著作。



ISBN 978-7-5402-2383-0



9 787540 223830 >

定价：210.00元（全六册）

润德堂丛书六种

《新命理探原》《大六壬探原》《选古探原》
《命谱》《中西相人探原》《述卜筮星相学》



一 润德堂丛书六种



清中陽中蘭學圖書

新命理探原

〔清〕袁树珊著 谢路军主编 郑同点校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

卷 首

《新命理探原》自序

方今之世，命学存废为一大问题。学之精粗纯驳，犹其次焉者也。岁乙卯，余不揣庸陋，率尔操觚，曾著《命理探原》八卷，木刊线装。自唐而清，诸先贤之学说，莫不择要采入，盖欲与海内外宏达之士，商量存废问题，其精粗纯驳，实未计及。诿料丙辰夏，甫经出版，上而当代巨公，下而薄海士商，以及国内外各学校、各图书馆，函索价购者，纷至沓来。越三年戊午，海上大书局《命理易知》出版。又二年庚申，而《命理菁英》出版。似皆以拙著为蓝本，而加以割裂者。又一年辛酉，上海有四家书局，竟将拙著原书整个翻印，而名称仍旧。不数年，上海命学苑之《新命》，房陵邓毓林之《命学发微》，古闽陈杰生之《命理商榷》，衡阳邹文耀之《子平术要诀》，水绕花堤馆主之《滴天髓新注》，亦皆风起云涌，后先出版。于此可以观国人心理对于命学，具有保存不废之观念也。夫拙著出版，自丙辰至辛卯，忽忽三十有六年，销数之多，奚止万千。而珊亦马齿徒增，年逾七秩。证以汤盘日新之义，能不稍加变易。为此，谨将旧本重行改纂，凡先贤名论，素所服膺者，如《论贵贱》、《论贫富》、《论寿夭》、《论性情》、《论疾病》等篇，固皆增入。复将珊频年经验所得，论命不可泥年月日时、四柱之八字，当以命宫、小限、流年、大运、四部之干支，合成十六字，始可辨其孰盛孰衰，孰宜孰忌。然后哀多益寡，酌盈剂虚，判其穷通，评其得失。虽不若烛照数计，亦不难十得七八。若再参以山川风土、门第世德，及生时之风雨晦明，则更丝丝入扣，洞若观火矣。至于论命说理，古籍侧重六神之名词，形态不明，初学无从捉摸。本书则专谈五行之物理，气质刚柔，形态变易，均可一目了然。其实，六神乃五行之代表，五行乃六神之实质。一而二、二而一者也。若夫格局名称，古籍甚繁。其间有偏枯虚渺、想象怪诞者，概置不论。本书首论八格，简则易从。次论从局、化局。次论一行得气、两神成象。而化局之中，千变万化，真假不一，有真中之假、假中之真者。亦有似假实真、似真实假者。昧者不察，仅以化之真者，名公巨卿；化之假者，孤儿异姓判之，安得不“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”乎？其他友朋新著，具有特殊发明而说理新颖者，莫不择优采入，借供同好研讨。曩著《命谱》八卷，曾蒙王清穆

先生赐序，有曰：科学名词，吾国古所未有，转展译而来，解之者曰，凡为有系统之研究者，是之谓科学，然则吾国专门技术，何一而非科学耶？聂云台先生《耕心斋随笔》云：“予有亲友数人，精研命理，言多奇中，皆自阅书而通其法，未尝从师，能循定法以得其数，非科学乎？”二公学富望隆，年高德劭，所言如此，似非舍本逐末、数典忘祖者所可比拟。兹因改编告成，略述始末，颜曰《新命理探原》，盖欲别于旧本，实则新从旧生，无旧不能生新。语云：“温故知新。”又云：“苟日新，日日新。”新无止境，学亦无止境。倘荷海内外高明，不吝珠玉，多方教诲，俾他日再版，推陈出新，为命学开一新元纪，又岂独珊之欣幸也夫！

辛卯仲冬 镇江袁树珊识于香江寄庐

《命理探原》自序

客有问于余曰：闻子有《命理探原》之作，信乎？余曰：然。客曰：当今之世，优胜劣败，弱肉强食，其号为优与强者，大都攘臂争先，攫取名利，捷足则得，缓步则失。若安贫守拙，委诸命运，非所以处今之世也。子之所作，得毋违反世道，阻碍进行乎？余应之曰：唯唯否否，夫恒言所称，优胜劣败者，理也；弱肉强食者，势也。然有优者未必胜，劣者未必败；强者未必尽食弱肉，弱者未必尽为强食。观于士人有长于学问，而科第维艰；商人有绌于经营，而赢获至厚。甚至强者反供弱者之驱策，弱者竟制强者之生命，此其问理、势皆退处于无权，非命之为而谁为乎，若不知命而妄与之争，必致寡廉鲜耻，败德丧身，而天下无良善之人矣。如是而欲家齐国治，岂可得哉？孔子曰：“君子居易以俟命，小人行险以侥幸。”君能三复斯言，即知命学之当重，而余之作是书，有不容缓者也。客曰：如子所言，命学诚綦重矣。然古书具在，亦何用子哓哓为哉？余又应之曰：不然。夫唐以前之命书，吾不得而见之矣。唐以后之命书，如徐子平、徐大升、刘青田、万骐、王铨、张神峰、万育吾、陈素庵、沈孝瞻、沈涂山诸先贤之著述，吾得而见之、读之矣。然其中有有起例而无议论者，有有议论而无起例者，有失之繁芜而不精确者，有失之简略而不赅博者，非惟初学难以入门，即久于此道者，亦多不明其奥窔。余之所作，由浅入深，分门别类，采撷众长，屏除诸短，间有古人义理未明、起例未备者，则妄参管见以补足之，非敢谓羽翼先贤，要不过为知命之君子，尽忠告焉耳矣。客既退，爰略次诸言于简端以为之叙。

民国四年，岁次乙卯十一月壬申朔越十有一日壬午

镇江袁树珊识于铁瓮城西之润德堂

《润德堂丛书》书序

禄命之学，其起后于六壬、选吉，要皆不出乎生克制化，以通神明之变。而大易、洪范，实为阴阳五行之学之权舆。周官太史之职，实司总之。《隋书》、《经籍志》曰：世之治也，列在众职。下至衰乱，官失其守。或以其业游说诸侯。各崇所习，分标并鹜。若使总而不遗，折之中道，亦可以兴化致治。颜师古《汉书·艺文志》注曰：王者之治，于百家之道，无不贯综。又曰：治国之体，亦当有此杂家之说。今之术士，设一廛于肆。指天画地，侈言祸福，以博一日之升斗。此其人既自居于贱，人亦贱之，又岂知阴阳五行？固六经之支与流裔也。镇江袁君树珊，以医卜世其家，尝读书应有司试，弃而隐于肆，吾在京口时识之。听其言，若网之在纲，有条而不紊也，若烛照数计之靡遗也，吾固知其异于今之术士矣。间与树珊言阴阳五行之学之衰，未有甚于今之时者也。吾尝深思其故，盖有四端：一曰附益。言禄命者，莫古于李虚中。然其命书乃言四柱，与昌黎志文所称，仅以人之始生年月日相斟酌不合。又其职官称谓，多涉宋代。言录命之书者，莫备于育吾山人之《三命通会》，然其所载仕官八字，乃下及明季之人。二曰伪托。《珞珞子赋》，论金木刚柔之得失，青赤父子之相应，颇为后世所宗。然作者王子晋周人，不应引有秦河上公，及汉末壶公、费长房之事。此与《易衍》题东方朔撰，而其歌括皆作七言律诗，同一谬妄。三曰繁密。李虚中推人寿夭贫贱，不过以干支相生胜衰死旺而止耳。后之来者，乃多出奇思，曲意揣度，以冀无所不合。转至窒碍而不可通。如辽耶律纯《星命总括》，剖析义理，往往造微，而所称官有正偏，则过于求新，流入琐碎。此外，《范围数》以图书之学窜入禄命；九宫八卦、遁法秘书，以神煞之说窜入禄命。支离诞衍，穷累莫殫，其说愈精，其学愈绝。四曰错舛。《永乐大典》所存古籍，承学之士既难寓目。通行坊本，如《星平会海》等书，脱文误字，几于不能句读。展转翻刻，谬种流传。由前二说，缙绅先生或夷夷而不屑言；由后二说，虽欲言之，不待终卷而已有望洋之叹。此江湖术士之日益多，而能举其学而返诸古，以求适于今世之用，以兴化而致治，岂独其人未见，亦且其语未闻矣。如树珊者，庶几能举其学而返诸古，以求适于今世之用者哉！树珊尝出《命理探原》八卷，属余为序，未有以应。别后二年，复成《大六壬探原》、《选吉探原》各二卷，益以尊人昌龄先生所撰《养生三要》一卷，将以嗣所得者，汇成《润德堂丛书》。书再至，乞余弁其简端。余既叹树珊之精进，异时相宅、相墓，或当尚有专书；而又嘉其能不忘其亲，有仁人孝子之用心。盖技也，而进于道焉，故序之。

丙寅七月 如皋冒广生

《命理探原》序

余少壮时，从事帖括。术数学，涉猎鲜暇。而于孔子“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”两言，终身诵之。并常举张文端公父子聪训斋、澄怀园语以诏人。又尝读太史公《日者传》，司马季主谓卜筮者言，忠臣以事其上，孝子以养其亲，慈父以畜其子。又曰：以便国家利众为务。窃钦其能导惑教愚，有功于世道人心匪浅。季主而后，知此谊者，其惟吾宗远祖之君平乎？班史《王吉传》序云：君平以为卜筮贱业，而可以惠众。人有邪恶非正之问，则依蓍龟为言利害。与人子言依于孝，与人弟言依于顺，与人臣言依于忠，各因势导之以善。从吾言者，已过半矣。窃叹西汉去古未远，故能受忠告者多，第人求卜筮，亦只一时一事而已。犹未若言星命者，可警人以终身，惩其恶而劝其善，功德为尤大。顾泛览二千年来之史传，求卜筮如季主、君平，其人且不可得，更安得有以星命而则效之者？今何幸袁君树珊之实获我心，而与季主、君平鼎足而三乎，可谓旷百世犹相感矣。袁君生同省、居同里，既以卜筮奇验显，尤以星命噪大江南北，其理明，其艺精，实由读书之多，方造此。余耳其名已久，然尚未知其服膺亭林，明道以救世，如季主、君平其人者。近因儿子家修，惠赠余以所著《命理探原》一书，兼索序于余。余受而读之，其《自序》辨客弱肉强食之说，更申言之曰：若不知命而妄为，必至寡廉鲜耻，败德丧身，天下无良善人矣。又撰《星家十要》及摘录《事实丛谈》，要不外勉世人以知命俟命。所谓探原者，其即在是。余如《本原》、《起例》等十余篇，非不提要钩玄，发前人所未发，而以彼较此，毋乃犹之《禹贡》言导河自积石，究未若探原于星宿海乎？非见是书，不几如孔子所谓“不知言，无以知人也”欤。抑余更有慨矣，举世滔滔，竞争权利，如沧海横流，止不可遏。君虽因势利导，谆谆于迪吉逆凶，窃恐听者藐藐，褒如充耳焉。即大集中论学问、常变，及《丛谈》第二十八条，屡引赵展如中丞云云，此公似非不知命者，乃其后阿附端刚，长乱召侮，卒至自刑，而况智识之远不逮赵者耶？然而君固我行我素，不以是而少馁其志也。袁君勉乎哉！坚此婆心，瘖兹苦口，纵不若西汉时能受忠告者多，或庶几收效果于十一。儒家之木铎，何殊释氏之慈航，则以言教人之功德，天之报施善人者，方兴未艾。君言命中今年防有祸害，余可决其必有化解。君信命理，余信天理也。

太岁在上 章涪滩阳月

七十有七拙叟丹徒严良翰伯屏甫序于茧窠之南窗

丹徒谈埽埽人氏书

《命理探原》吴序

昔李虚中参五行之精，僧一行著天元之赋，并皆名垂宇宙，誉溢古今。然言泉之富，未辟夫元机；腹笥之华，莫征夫妙蕴。精深孰阐，剽窃徒劳，窃意如珠官者，海若贡灵，珍滋荐美，当必有瑰奇特出之彦。沈博绝艳之能，以无中而取有，以浑处而求分，而惜余未之见也。既而见之，袁君树珊。树珊读万卷之书，肄三才之道，神龟宿火，变幻因心，阴鼠栖冰，真诠独得。所至如春风扇物，明镜照心。圣人罕言以绝其弊，达者顺受以保其真。王元诚清谈亦理，江文通妙笔生花。故能含笑奏理，敷吻成澜。诚星家之宏裁，艺林之通矩也。今夫丹以九还而见宝，剑因万灌而称神。历数奇谲，醉醒并驾。聿斯绝技，珞珞复生。清角鸣，而群工辍其音响。长离耀，而百鸟敛其羽毛。先生之才高矣，先生之识远矣。方余息影蓬庐之日，正君昌明星学之期。文战独豪，绮才自艳。贵极南阳六合，难期如响；术精弘景三命，未易通神。如树珊出所刊《命理探原》八卷示余，取径于道茂，折衷于孝恭。都利之经，不让弼乾独造；定真之论，不令子平争先也。殆能习古人之传，而启后贤之秀者乎？贾生年少，陆子才多。探黄河之源于昆仑，探禹穴之源于会稽。泄天地之包藏，乐风云之激烈。朗如秋月，明若春星。此其所以屡变益上，而观止末由也欤。论者谓先生，握蛇珠之采，衔龙烛之华。健弩方张，强台直上，亦何难分荣槐采。被荫銮坡，展风虎良将之才，肇云龙大人之运。而乃不为日者传，甘作河上公。得毋有乾腴之郁忧，江洲之感慨焉。不知一场富贵，已醒春梦之婆。几日萧闲，欲借秋声之馆。非天之厚以林泉，实天之振其骨鲠也。^①意深鱼鸟，迹托烟霞。二分明月，照向谁家。一个拙翁，依然故我。寻琴思海上之音，饮水辨江心之味。得是编而振发之，不啻迷津而逢宝筏。失路而获导师，其助于为不少也。是为序。

民国八年，己未夏五月庚午

乡愚弟仪征吴引孙拜序于沪滨旅次

① 引孙。

《命理探原》周序

余少时，不信命数。以为豪杰之士，不难游鯢鳞于万里之程，展凤翻于九天之表。徐而验之，不独富贵功名，非可幸获。即经术文章之深造，亦难以强求。遐稽近览，勋集谋成者，反遭覆折；韬光养晦者，卒获殊荣。莫之为而为，莫之致而至，要皆有命存焉。此古先哲，如鬼谷子、董江都、东方曼倩、管公明、陈希夷、刘青田辈，皆以命数定人终身，决其休咎者，良有以也。光绪丁酉间，余以同乡公益事，留镇数载。当风日清美，游览金山名胜，登峰造极。与袁君树珊晤于第一楼亭，一见倾心。相与谈论学问指归，中外时事，莫不共证心源。君时年甫弱冠，品貌端庄，言语谦谨。读书之暇，从其尊严，研究医学。并以余力博览星命诸书，辄能得其要。是以大江南北，皆慕其名。相过访者，络绎不绝。藩后赴差浙东，凡自铁瓮城来者，亦多道君术数之灵异。由其艺精，是以名盛。孟子所云，有本者如是。此之谓也。今岁复因公至镇，君出其所著《命理探原》问序于余。余反复浏览，见其引证赅博，无美不备，且有发前人所未发者。论其浅，则初学可以循序入门；论其深，则高明可以升堂入室。不失之偏，亦不失之杂；不失之简，亦不失之繁。洵命学中，不可少之书也。因亟怂恿付梓，以嘉惠后学。是编出，吾知不胫而走，必皆先睹以为快矣。爰乐而为之序。

民国四年，乙卯冬十一月中澣

长沙周道藩撰

《命理探原》龚序

时至今日，欧风东渐，科学昌明。凡事重实验，不尚空谈；凭真理，不务虚幻。举五行生克时会气数之说，概置勿论。盖命之一字，虚无缥缈，玄之又玄。在昔孔子，所以罕言命也。虽然孔子罕言命，孔子又何尝不言命？如对子服景伯曰：道之将行也与，命也；道之将废也与，命也。又曰：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也。是孔子罕言命，实孔子重视命，而不轻言也。孔子盖实见夫命之理微，休咎悔吝，寓于玄机，参互错综，推求不易。故平日曾以假年学《易》，冀深究吉凶消长之理，进退存亡之道。昧者不察，以为孔子且不言命，不亦诬乎？镇江袁君树珊夙承庭训，家学渊源，少时克岐克嶷，举凡星命各书，无不殚精竭虑，因流溯源，宜乎名重一时。观其所著《命理探原》一书，极深研几，探颐索隐，凡昔人所著命书，无不搜辑。兼能参互考订，致远钩深，于命理之奥窅者，均能阐发而彰明之。发行以来，无不争先快睹，以为讨论命理之模范。刻因复加考订，重付剞劂，措词命意，精益求精。余于浏览之余，深知袁君学有本原，断非率尔操觚者所可同日而语也。且细绎全书之旨，并不尚空谈，而仍重实验；不务虚幻，而仍凭真理，固迥异于虚无玄杳也。爰不揣鄙陋，而为之序，以志景仰之忧云。

丙寅年三月 古闽贡谟龚荫杉序于金陵客次

《命理探原》题辞^①

一

丹徒李丙莹素人

天人有三策，推重董江都。小隐在城市，垂帘读道书。
 仓山续家学，邗水结精庐。载酒侯芭至，门停门字车。
 大集觥觥在，居然著作家。文章有知己，笔墨即生涯。
 结契联兰友，编书共棣华。^② 诗人一言蔽，思念总无邪。^③

二

李丙莹

前诗意有未尽再题奉赠

世儒尚新学，邹衍哆谈天。不知有理数，但知有强权。
 袁君隐于市，终日手一编。下帘读周易，命理尤精研。
 君平有闾奥，历历得真诠。一言不妄发，休咎预知先。
 秉笔寓劝惩，忧时且勉旃。存心实仁厚，善果种大千。
 孳孳惠后学，巨制付雕镌。搜罗甚宏富，菁华多萃焉。
 我独癖嗜书，家学守青毡。诗人例多穷，命运何迍遭。
 倚声旣梨枣，名心亦流涎。^④ 方君此学术，相去如天渊。
 我年已知命，一笑听自然。

① 谨以奉到先后为序。

② 桂生令弟近刊《丛桂草堂医草》。

③ 君凭理数推算命理，选寓劝惩之意，颇得风人之旨。

④ 近在粤垣梓《绣春馆词钞》。

三

泗州傅镇静吾

闲揲灵蓍证净因，中原未复太平春。
问天何故逢今日，阅世方知有达人。
万劫难逃惟俟命，一廛愿受且藏身。
推衰竟赖题诗笔，我亦同扶大雅轮。

四

丹徒苏涧宽硕人

劝人休与命争衡，^①更著新书示后生。
端筮拂龟楚太卜，下帘读易蜀君平。
鼎名岂止腾吴会，纸价应须贵洛城。
从此孤寒有所事，一编在手业能精。^②
手扪月窟抉天根，性命由来有本原。
廿载辛勤寻至理，万年甲历会群言。
枕中宏秘才人笔，门外芳舆长者辕。
不佞如予惭碌碌，管窥蠡测亦知尊。

五

丹徒李允传肩吾

沧海横流日，惟君感慨深。春秋褒贬笔，儒释劝惩心。
制拟天人策，书成著作林。一篇嘉后学，文字有知音。
康节传心法，千秋安乐窝。侧身观劫后，巨眼阅人多。
卧雪甘肥遁，家风自啸歌。予生徒暴弃，壮志悔蹉跎。

① 君设砚处有额曰：“英雄难与命争衡”。

② 君尝言此道专书少善本，因有是刻，意在嘉惠寒士。

六

江都杨炎昌晴江

卖卜垂帘隐市廛，君平学术得真詮。
 谁云杂艺广陵散，探得源流有巨编。
 理数无凭自有凭，良言苦口凛兢兢。
 沧桑劫后人心幻，秉笔如君寓劝惩。
 我尚佣书未疗饥，名场牢落壮心违。
 不堪回首关天定，今是方能觉昨非。
 君是江南旧逸民，现身说法独伤神。
 仓山全集新编续，家学于今有替人。

七

江都茅念祖又芳

世事沧桑倏变迁，云车风马任纷然。
 人难胜处天教定，理到穷时数有权。
 几辈市廛甘小隐，多君著述绍先贤。
 斯篇抉出玄黄秘，百读人宜手一编。
 我亦邯郸觉后身，自甘鸠拙且芸人。
 论交翻恨相知晚，说法争传片语珍。
 道在逢原优入圣，言皆有物信通神。
 季方济美尤堪羨，一卷青囊寿世新。

八

丹徒李正学密父

星宿罗胸手可扪，常从天性悟根源。
 人生知命为君子，宣圣何曾尽罕言。
 沧桑浩劫几摧残，理数何尝一例看。
 可惜繁华都是梦，黄粱奇遇问邯郸。
 湖海知名尽品题，一篇讨论古人稽。

零玠碎璧搜多少，大集觥觥付枣梨。
忆昔论交已十年，三生石上证前缘。
舌耕我亦嗟行役，大半生涯仗砚田。

九

丹徒杨鸿发子槃

开天一画始苞符，性命精言启宋儒。
凿破胚胎窥奥窅，前推羲圣后尧夫。
元晦曾云命理微，时流敢笑古人非。
休言末技同医卜，天地阴阳入范围。
汝南名士寓江南，造化精微一一探。
手订成书贻后学，五行万理尽包涵。
权利纷纷逐鹿忙，河山半作战争场。
早知命数由天定，兵气销为日月光。

十

上虞罗振鏞颂西

宣尼与利罕言之，何苦先生演妙词。
多少奸回不受命，天将木铎任君持。
南昌故郡想宗风，著作居然相士同。
闲向柳庄一凭吊，浪花淘尽古英雄。
名缰利锁卅年多，壮志风云倏已磨。
李广无功刘下第，不知天意更如何。
佛教崇因道教微，可怜儒理竟忘归。
南蛮馭舌非吾愿，何日西风扫叶飞。

十一

江都倪宝琛筠瑞

山环灵草仙人药，^① 楼筑松风处士家。^②
酷爱江城如画里，荻帘新卷日初斜。

① 居近云台山侧弟桂生，精岐黄术。

② 陶宏景有《三命钞》。

时行时止非人力，^①得失还须叩历翁。
落笔千言逢醉后，人间又见李虚中。
磨蝎宫临岁几更，每怀行露悼宵征。
浊流滚滚能容否，只合悠悠了此生。

十二

永宁刘汉光绎熙

青灯灑灑照四壁，重帙静锁万缘寂。
手把鸿篇索修缙，顿使繁芜尽销涤。
觥觥巨笔大如椽，秘旨微言资剖析。
少年意气撼云霄，七尺珊瑚唾壶击。
腾骧磊落绝尘埃，未必骅骝终伏枥。

何期阳九丁我躬，土崩鱼烂交忧讟。
搔首问天天梦梦，霹雳白书惊西东。
萍踪浪迹更无定，随风飘瞥如飞蓬。
达人知命敢自负，得不嗟叹时运穷。
羨君行藏能自得，著书立说矜奇特。

落笔能操造化权，机缄未露君先识。
我生之初岁在巳，百岁光阴已半蚀。
依稀磨蝎坐星宫，人世常悲世途仄。
凭君片语度迷津，宝镜尘祛勤拂拭。
他日过君为君式。

^① 朱子句。

凡 例

1. 本书大旨以徐居易《渊海子平》为主。间采各家，而以刘青田所注之《滴天髓》，及陈素庵之《命理约言》，沈孝瞻之《子平真诠》，为最精当，与诸书不同，故所采独多。

2. 是编纂述前人者为多，间有重者删之，冗者节之，略者详之，疑者阙之。然俱标明著者姓字，或载明出自某书，不敢掠美。间有妄参末议，及略有发明者，概加“按”字以别之。

3. 自来著命学书者，皆不详言本原所以然之理，恐人费解厌读。故学者每于干支生克，合冲刑害之义，亦多茫然。甚至无识者反谓干支二十二字，乃人物事之代名词，并无五行生克，寓乎其间，可慨也夫！因是不避繁琐，特引《易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独断》、《阴符经》、《白虎通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春秋繁露》、《史记律历》、《说文》、《尸子》、《五行大义》、《空同子》、《蠡海集》、《辍耕录》、《瑞桂堂暇录》、《群书考异》、《渊海子平》、《三命通会》、《协纪辨方》等书，以证明之。间有不甚明了，及未备者，则据己意以阐发之，非敢辞费，盖欲使学者知古人定名，具有精义在也。

4. 《起例》散见诸书，从未有一家完备者。此编推年法、推时法、推大运法与夫胎息变通等法，俱本于《渊海子平》。推官法，则本于俞曲园太史《游艺录》。推限法，则本于闽汀廖瀛海《星平集腋》。至于推年法、推日法、推流年法，及推大运交脱法，他书均略而不详，兹特谨据管见所及以补足之，俾初学者一览了然。

5. 五行生克，及支藏五行，不列于《本原》而列于《起例》者，盖便初学推演比食财官印而设，读者幸勿疑之。

6. 比食财官印，因十干生克定名。其义甚微，其理至精，先贤固未明言，后学尤难领会。珊天资鲁钝，学殖荒芜，安能妄解。然观于人情、物理、治乱、兴衰之道，与此若合符节，故特著浅说申明之。古人有云：“观斗蛇而字法进，观舞剑而画事工。”由此类推，益信斯言不谬。

7. 《子平》、《神峰》所载神煞，详略不同，且未言吉凶所以然之理，而用法亦不完备，人每疑之。兹选近理切用者二十种，参考各家，折衷诸说。既详其本原，复述其用法。不独便于后贤，且可存古人星命之真谛也。

8. 比食伤财官杀印之宜忌，其所以然之理，前人多有未道及者。兹选《子平撮要》、《玄机赋》、《古歌》所载之成法，分为七篇，皆据樗昧之见，一一释之。高明之士，倘能加以针砭，匡其不逮，则幸甚幸甚。